

# 发展的意义

1. 发展的含义  
迈克尔 · 托达罗
2. 经济增长是可取的吗？  
威廉 · 阿瑟 · 刘易斯



# 发展的含义

迈克尔·托达罗

迈克尔·托达罗 (Michael P. Todaro, 1942~ ) 生于美国纽约市。1964 年获哈佛大学神学院文学士学位, 1967 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经济学)。1972~1976 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副主任; 1976 年任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76~1978 年任人口委员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助理; 现任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 《经济理论》 (与 P. W. 贝尔合著) (1969 年), 《发展计划: 模型与方法》 (1972 年),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 (1977 年), 《经济发展》 (1994 年) 等。

## 1 传统的经济衡量方法

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说, “发展” 在传统上意味着一个最初经济条件或多或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 具有能够产生和支持每年 5% 到 7% 或 7% 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 或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的能力。如果衡量一个国家能够以比人口增长率更快的速度扩大它的产出能力时, 人们也一直选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通用的经济发展指标。 “实际的”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和增长率 (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货币增长率减去通货膨胀率) 通常被用来衡量一国居民的总体经济福

利——就是说，对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有多少实际产品和服务可供消费和投资。

经济发展在过去一般也是按照生产和就业结构的有计划变化——农业部门比重减少，而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增加——来理解的。因此，发展战略通常是集中于迅速的工业化，而往往以牺牲农业和农村发展为代价。最后，这些关于发展的基本衡量办法往往要临时参考非经济的社会指标加以补充：如识字率、正规教育、卫生健康条件与服务、住房条件的改进等。

但是，总的来说，在 70 年代以前，发展几乎总是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即迅速取得的总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者以就业或其他经济机会的方式，逐渐地惠及（trickle-down）到人民大众，或者为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更广泛的分配创造必要条件。为“完成增长的任务”（getting the growth job done），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都是第二位重要的。

## 2 发展的新经济观点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确实实现了它们的经济增长指标，但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却基本上依然如故。这种情况暴露出发展的狭义定义很不恰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现在大声疾呼要“把国民生产总值赶下台”，并要求加强直接解决对普遍存在的绝对贫困、日益增大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日益上升的失业问题。总而言之，在 70 年代期间，经济发展已开始按照在增长的经济范围内减少和消灭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方面重新加以定义。“从增长中进行重新分配”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口号。达德利·西尔斯（Dudley Seers）教授非常简洁地提出了有关发展含义的基本问题。他断言：

“因此，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

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平等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方面都从原来的高水平上下降了，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特别是，如果这三个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糟，即使人均收入增加一倍，把它叫做‘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sup>21</sup>

以上的推断并非是毫无根据的推测，或者它是对某种假设情况的描述。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在 60 和 70 年代期间取得了相当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但在最低层 40 % 人口的就业、平等和实际收入方面却显示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什么改进，甚至还实际上下降了。从早期的“增长”定义来说，这些国家是“在发展中”。但以最近的贫困、平等和就业标准来衡量，它们并没有发展。在 80 年代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变为负数时，不少国家的政府，面临日益增长的外债问题，被迫砍掉原来就很有局限的社会和经济计划，形势就进一步恶化了。

但是发展现象或长期不发达状况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对收入、就业和不平等的简单衡量问题。不发达是世界上 30 多亿人民实际生活中的严酷事实——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国民贫困状态。正如丹尼斯·古雷特(Denis Goulet)生动描绘的那样：

“不发达是骇人听闻的：它是肮脏、疾病、不必要的死亡和绝望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不发达对一个人来说只是反映低收入、很差的住房、儿童死亡或就业不足的统计数字的话，他是不会理解的。最富于感情的观察家也只有在亲自经受或设身处地经受‘不发达的震动’之后，才能客观地谈论不发达问题。当一个人被带入‘贫困的文化’普遍流行的情绪中时，他就会受到这种独特的文化的震动。而那些生活在赤贫之中的人，当他们自己开始认识

<sup>1</sup> 《发展的意义》，提交给国际发展协会第 11 届大会（1969 年）的论文，第 3 页

到他们的生活既是非人的又不是不可避免时，他们感受到的就是截然相反的震动。……不发达的普遍情绪是在疾病与死亡面前一种个人和社会的无能为力感，是当一个人摸索着认识变革时的茫然无知感，是对控制事态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屈从感，是在饥饿和严重自然灾害面前的绝望感。长期贫困是一种残酷的地狱；人们只把它当作一件客观事物看待时，是不能理解这个地狱是多么残酷的。<sup>①</sup>

在 1987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埃德加·欧文斯（Edgar Owens）提出了同样的论点：

“经济学家把发展看作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练习，与政治思想、政府的形式和人民在社会中的作用无关，现在该是我们把政治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的时候了——不仅考虑社会能够变得更有生产力的方式，而且考虑社会应该变得更有生产力的质量：人的发展而不是物的发展。”<sup>②</sup>

甚至世界银行，曾经在 80 年代期间支持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也加入持有更广的观点的观察家的行列。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

“发展的挑战……就是改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世界贫穷的国家中，更好的生活质量要求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它包含更多的内容。它把更好的教育、更高的卫生和营养水平、更少的贫困、更清洁的环境、更多的机会均等、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丰富的文化生活等都包括在目的之中。”

因此，发展必须既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

<sup>①</sup> 《残酷的选择：发展理论的新概念》，阿瑟纽姆（Atheneum）出版社，1971 年，第 23 页。

<sup>②</sup> 《发展中世界自由的未来：作为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帕加蒙出版社 1987 年，前言第 15 页

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发展必须体现变化的全部内容。通过这种变化，整个社会制度顺应制度内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多种多样的基本需要和愿望，从广泛被认为不满意的生活条件转变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被认为更好一些的生活条件和状况。

### 3 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

当我们把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和社会制度持续地走向“更美好”或“更人道”的生活来讨论时，能否把我们所说的发展含义解释清楚或使这一概念的内涵扩大？什么构成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个与哲学和人类一样古老的问题，一个必须在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地加以重新评价和回答的问题。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20 世纪最近 10 年的适当答案并不一定要像以前几十年的答案一样。但我们同意古雷特教授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要理解发展的“内在”含义，起码要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或核心价值作为概念基础和实际指导方针。这些核心价值是，生存(sustenance)，自尊(self-esteem)和自由(freedom)，它们代表了所有个人和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它们与在几乎所有社会和文化中始终表现出来的基本人类需要密切相关。因而，下面我们依次对它们进行讨论。

#### 1. 生存：提供基本需要的能力

每个人都有某些基本的需要，没有它们就不能生存下去。这些“维持生命”的基本人类需要无可置疑地包括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当其中任何一种缺乏或严重供应不足时，“绝对不发达”状况就存在。因此，所有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作用是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克服由于缺乏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引起的绝望和痛苦的手段。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说，经济发展是改进生

活质量即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社会和个人水平上持续不断的经济进步，实现人的潜能就是不可能的。很清楚，一个人必须“有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sup>1</sup> 因此，增加人均收入，消灭绝对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不平等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 2. 自尊：要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

美好生活的第二个一般组成部分是自尊——一种觉得自己有价值 and 自尊感，而不是作为被他人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利用的工具。所有的民族和社会都在寻求某种自尊的基本形式，虽然他们称之为真诚 (authenticity)、身份 (identity)、尊严 (dignity)、尊重 (respect)、荣誉 (honor) 或社会承认 (recognition)。这种自尊的性质和形式可能随不同社会 and 不同文化而不同。但是，随着发达国家“现代价值观”的扩散，这些原来有着自己的深刻价值观念的许多第三世界社会，当它们与经济上和技术上先进的社会接触时，遭受了严重的文化混乱。这是因为国家的富强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价值标准。由于发达国家的物质价值非常重要，现在只有拥有经济财富和技术力量的那些国家——那些已经发展了的国家——才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和尊敬。这里我们再一次引证古雷特教授的话：

“中肯的观点是，不发达是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命运。只要尊敬 (esteem) 和尊重 (respect) 不是建立在物质成就的基础上，那就有可能甘于贫穷而不感到受人轻视。相反，一旦优裕生活的流行风气是把物质福利当作尊敬和尊重的基本因素，物质上‘欠发达’的人们要感到受到尊敬和尊重就变得困难了。……如今，为了获得生活在不体面的欠发达状态中的社会所不能获得的尊敬，第三世界正在寻求发展。……正因为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或许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获得尊敬的途径，所以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



目标。”<sup>1</sup>

### 3. 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能进行选择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应包含在发展含义中的价值是人类自由的概念。这里，自由是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和从社会受自然界、无知、他人、痛苦、制度和宗教信仰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意义上来理解。自由含有社会及其成员选择范围的扩大，而同时在追求我们称之为发展的社会目标时外部限制达到最小。W·阿瑟·刘易斯强调经济增长与从奴役下取得自由之间的关系，他得出结论说：“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增加了幸福，而在于它增加了人类选择的范围”。<sup>2</sup>与贫困相比，财富可以使人们能够获得对自然界和物质环境更大的控制能力（如通过与衣、食、居住产品有关的生产）。财富还可以使人们获得选择更多闲暇的自由，得到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或者使人们否定物质需要的重要性和生活在精神冥想世界的自由。人类自由的概念还应该包括政治自由的各个部分，如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安全、法律规则、表达自由、政治参与和机会均等。

## 4 发展的三个目标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获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不管这种美好生活包含什么内容，所有社会的发展最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目标：

### 1. 增加诸如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

<sup>1</sup> 古雷特，《残酷的选择》，第89—90页

<sup>2</sup> 《经济增长是可取的吗？》，载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艾伦与欧文出版公司，1963年），第420页。

的可得性，并扩大它们的分配。

2. 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所有这些不但用来增进物质福利，还用来产生个人和国家更大程度的自尊。

3. 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其办法是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这种奴役和依附不仅与其他人和民族国家有关，而且与无知和人类痛苦的力量有关——中解放出来。<sup>①</sup>

因此，我们可以重述和拓宽一下西尔斯教授关于发展含义的问题如下：

1. 在一个国家中，一般生活水平已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使绝对贫困（即对维持生活的商品的剥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就业水平、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和文化服务得到改善了吗？

2. 经济进步已在内部人与人之间和外部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两个方面提高了个人和集体的尊敬了吗？

3. 最后，经济进步扩大了人们的选择范围，使人们从外部依附和内部受其他人和制度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了吗？或者只是用一种形式的依附（比如说经济上的依附）代替了另一种依附（比如思想文化上的依附）？

如果对以上三个问题的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话，那么这些现象就构成了真正的发展，具有这些表现的国家无疑可以称得上是发达的。如果只有第一个问题（它相当于西尔斯教授的三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其他的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样的国家在更基本的意义上说仍然是欠发达的国家，它只

<sup>①</sup> 以下几段在第 5 版中为节约篇幅被删掉了。但是，我们认为它们对于理解发展的含义是有帮助的，因此在这里仍然把它们保留下来了

能被称为“经济上较发达”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下，称世界上的富国为经济上发达的国家是较为适当，但从彻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分析来评价，它们是不是真正发达还持保留态度。根据西尔斯的意思，假如对第二个和第三个中心问题的回答对所有社会都是否定的（即如果人们感觉更少的自尊、尊重或尊严，或者如果他们的自由选择受到限制），那么，即使出现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称这种结果为发展也是令人误解的。

# 经济增长是可取的吗？

威廉·阿瑟·刘易斯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 1915~ ) 生于原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圣卢西亚。1937 年获伦敦经济学院商业学学士学位, 1940 年获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38~1948 年任伦敦经济学院讲师, 1948 年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1957~1963 年间先后担任联合国委派到加纳总理经济顾问, 联合国特别基金代理管理主任, 西印度大学副校长。1963~1973 年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70~1974 年担任加勒比开发银行总裁。1982 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8 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1979 年与西奥多·舒尔茨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有:《1919~1939 年经济概览》(1949 年),《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度量》(1951 年),《经济计划原理》(1949 年),《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1954 年),《经济增长理论》(1955 年),《发展计划:经济政策的本质》(1966 年),《1870~1913 年的增长与波动》(1978 年),《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演变》(1978 年)。

像其他每一件事情一样, 经济增长也有它的代价。如果经济增长的获得可以不付出任何损失的话, 每个人都会完全地拥护它。但是, 由于经济增长的确有其不利的一面, 所以, 人们根据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好处和坏处所作的评价不同而对增长抱有不同的态度。他们可能不喜欢那种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社会, 而偏爱稳定社会中所流行的态度与制度。或者, 即使他们与增长社会的制度是

一致的，他们也可能不喜欢从稳定社会变为增长社会的转变过程；因此，他们可能得出增长的好处还抵不上由此引起的扰乱损失的结论，也可能得出应该缓慢地引入增长，以便社会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变化的结论。我们将从增长的好处开始，然后根据增长所要求的态度，以及在转变过程中所引起的扰乱来考察增长的代价。

## 1 经济增长的利益

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增进了幸福，而在于增加了人类选择的范围。要把财富与幸福联系在一起是困难的。幸福来自于看待生活的方式：安逸地生活，常常想着快乐的事而不去想痛苦的事，无忧无虑地生活，不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担忧。如果财富所增加的资源大于它增加的欲望，财富就可以增进幸福，但财富并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富人比穷人更幸福，或者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他们变得更幸福了。如果一个人在获取财富时不能使生活安逸，而是要更多地担心资源和未来，那么，财富就减少了幸福。确实有证据表明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经济增长是从警惕地寻找并抓住经济机会中得来的，那么，唯一可以预期的是，它所带来的幸福就比我们在那些人们对增长漠不关心的社会里所看到的幸福更少。

有证据表明美国的精神分裂要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而且即使考虑到统计报告的差别，高自杀率与一个已富裕社会中追求更大成功存在着因果联系至少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既不能肯定地说，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更幸福，我们也不能说，财富的增长减少人们的幸福，而且，就算我们能这样说，这也并不是反对经济增长的一种决定性理由，因为在生活中幸福并不是唯一的好事。我们并不知道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但如果生活的目的是幸福的话，那么，

在很久之前进步就应该停止了，因为并没有理由可以相信人比猪或鱼更幸福。人与猪的区别在于人更能控制自己的环境，而不是人更幸福。根据这个标准，经济增长基本是可取的。

支持经济增长的理由就是增长使人更能控制自己的环境，从而增加了自己的自由。

我们可以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明这一点。在原始水平上，人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通过艰苦的劳动从土地中索取的食物也仅能勉强维持活命。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挨饿时期，因为一年的收成很难维持到下一年的收获季节。饥荒、瘟疫、病虫害频繁侵袭。有一半子女活不到 10 岁就夭折了，妇女在 40 岁时就皱纹满面，老态龙钟了。经济增长使人能摆脱这种奴役状态。改进的技术以较少的劳动生产了更丰富多样的食物。饥荒被消除了，幼儿死亡率从 300‰ 下降到 30‰；死亡率从 40‰ 下降到 10‰。霍乱、天花、疟疾、钩虫病、黄热病、瘟疫、麻疯和肺结核都完全被消灭了。这样，生命本身摆脱了某些大自然的威胁。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好事。假如你认为死比活好，而且最好是不要出生，那么，经济增长使死亡率下降这一事实就不能使你感动。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仍然那么原始不开化，都把好死不如赖活作为一个无需证明的公理。

经济增长也给我们以选择更多闲暇的自由。在原始状态下，我们仅仅是为了活着而不得不极其辛劳地干活。随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选择更多的闲暇或者更多的物品，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作出两者都更多的选择。如果在贫困的农业国家和富裕的工业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就会得出相反的印象，因为在前一种国家中，在一年中天气不利于农业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者都闲着，而在后一种国家中人们必须常年工作；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比较。如果我们不是比较工业与农业，而是比较富国的工业部门与穷国的工业部门，以及同样比较两国的农业部门，那么，我们就将发现，随

着收入的增加，每个部门中劳动时间几乎一直在减少；而且，随着机械动力的增加使用，劳动强度也降低了。

此外，正是经济增长不仅允许我们拥有更多的物品或闲暇，而且获得更多的服务。在最穷的社会中，需要 60%~70% 的人口在农业中生产粮食；而在最富的国家中，只要有 12%~15% 的人口从事农业就足以达到两倍的营养水平。因此，富国可以省下更多的人力去从事其他活动——当医生、护士和牙医；当教师；当演员与文娱活动者；做艺术家或音乐家。许多哲学家评价“较高”的活动——艺术、音乐、哲学研究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当经济增长允许从种植粮食这一基本工作中腾出日益增多的人手时，社会才有能力发展它们。确实，只需要有较少的剩余就可以养活艺术；而且，某些最高的艺术成就可以追溯到人民大众非常贫穷的社会。过去 100 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拓宽了欣赏与从事艺术的机会，而同时不一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某种最好艺术的数量或质量。但是，撇开最高的艺术不说，毫无疑问，人们的闲暇有了巨大的增长，而且人们也有机会去欣赏以前只是向少数人开放的奢侈品。今天欣赏一流作曲家作品的人数大大多于莫扎特或巴赫时代欣赏他的作品的人数，以及欣赏伦勃朗或艾·格瑞克作品的人数。

妇女从这些变化中得到的好处比男人还多。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妇女很辛苦，要从事先进社会里由机器从事的家务工作——用几小时时间磨面，到几里之外去打水，等等。经济增长使这些工作和其他工作——纺纱和织布，教育子女，照料病人——转交给了外部机构，这些机构以更大的专业化和更大的资本来干这些活，并有了大规模生产的一切优越性。在这个过程中，妇女摆脱了艰苦的工作，从家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最终获得机会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可以和男人一样运用自己的思想与才干。男人可以为经济进步对男人是好是坏争论不休，但对妇女

来说，争论经济增长的合意性就等于是争论妇女是否有机会不做牛马而加入人类。

经济增长还使人类能纵情享受更大的人道主义的奢侈。例如，在最低的生存水平上，很少有什么剩余物品能用于那些不能自立的人，而且，最弱的人必定难以生存。只有当剩余物品时，人类才增加了对麻疯病患者、精神错乱者、跛子、盲人或其他意外受害者的关心。文明社会中对病人、能力低下者、不幸者、孤儿寡母的关注欲望并不一定比原始社会大，但文明社会中有更多的剩余物品可用于这一目的，从而事实上就表现出更大的人道主义。某些人对这种人道主义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在竞争斗争中保留那些不能自立的人是违背社会的优生利益的，而且，他们还认为，除非剥夺这些人的生育能力，否则，长期影响是降低生物活力。但持这种观点的是少数人。

对于那些政治渴求（political aspirations）现在超过了资源的社会来说，经济增长可能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增长可以防止（forestall）可能证明是无法承受的社会紧张状况的发生。例如，在某些国家，如英国，工人阶级或其代言人要求越来越多的工资，以及要求对住房、教育、卫生和其他舒适物品越来越大的支出。如果在这种社会中人均收入是稳定的，那么，只能以损害另一个集团的利益来满足一个集团的欲望，这就必然引起国内冲突。在民主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严重的国内冲突阶段，除非人均生产迅速增长，以致于资源接近于满足人们的渴求。这是经济增长引起政客们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因此，毫不奇怪，全世界民主社会的政治家们都深信刺激迅速经济增长的迫切性。同时也应该承认，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减少冲突。相反，它可能产生如下影响：破坏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激起嫉妒和欲望，引发阶级、种族或宗教冲突。这与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增加幸福的观点有关。经济增长也不一定能增加政治自由。经济增长增加了



独裁者通过大众媒介控制人的思想和通过组织严密的警察系统控制人的行动的可能性。因此，不能认为经济增长必然改善政治关系。

从国际地位低的国家的政治态度中可以看出渴求与资源不成比例的另一个方面。现在处于殖民地地位的民族都渴求获得独立。人口众多而收入低下的独立国家都渴求在各国交往中有更高的地位。不管是对还是错，这些民族认为，如果它们更富一些，特别是如果它们足够富裕，能够维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那么，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就更受人重视，而且，它们的国民和生活方式就会更加受到尊重。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对现代世界的反应与此背道而驰，并力图使自己的人民回到旧的生活方式。但是，大多数获得了权力的民族主义者相信，迅速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许多人相信，各国之间在财富或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别引起了战争，而且相信，如果在生活水平上没有巨大的悬殊，世界将会接近于和平。这也是一种非常值得怀疑的看法，因为经济迅速增长的社会往往被引诱去征服它们的邻邦。总之，战争的原因是很多的，而且，只是间接地与经济考虑有关，所以，从对和平或战争的可能影响方面说，讨论拥护经济增长的理由是无济于事的。

有时人们认为，期望世界所有国家都能继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生活水平肯定只是一个幻想，因为其结果只是迅速地耗尽现在积累的世界矿藏与燃料储量。这个观点依靠两个不确定的假设。第一，假设人的创造性在一定的時候必定不能找到新的替代品来代替已用罄的资源——由于我们正在获得有关原子的性质，以及一种物质向另一种物质转化的知识，这种假设日益受到怀疑。第二，假设未来若干代人对世界资源拥有相同的占有权。为什么我们要保持贫穷，以便让未来几个世纪的人类生活再延长一个世纪左右呢？支持当前几代人最好地利用它们所发现的资源，而让遥远的几个世纪自己照顾自己的理由不是一样可行吗？即使对这些问题